

中國禁毀小說百部

艳史讲史禁毁小说系列

# 武宗逸史

Wu Zong Yi Shi



中国禁毁小说百部

艳史讲史禁毁小说系列

《武宗逸史》书中多得难以让读者记全名字的“美女”，无论禁宫妃嫔、大家闺秀、小家碧玉，还是江湖女杰、烟花女子、尼姑道姑……都被写成了“淫娃荡妇”，投怀送抱，丑态百出。这大概是本书遭到禁毁的原因之一。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中國禁毀小說百部

絕世講史禁毀小說系列

# 武宗逸史

Wu Zong Yi Shi

明 ○ 齐东野人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## 明清小说精选百部（四）

### 艳史讲史系列

---

**责任编辑：**姚家余

**责任校对：**姚家余

**装帧设计：**小曼

**出 版：**时代文艺出版社

（长春市人民大街 6464 号 邮编：130021 电话：5638648）

**发 行：**时代文艺出版社

**印 刷：**长春翰林印刷厂

**开 本：**850×1168 毫米 32 开

**字 数：**4316 千字

**印 张：**210 印张

**版 次：**2003 年 8 月第 1 版

**印 次：**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---

**书 号：**ISBN 7 — 5387 — 1777 — 3 / I · 1682

**定 价：**360 元（全套共 20 册）

## 导 读

《武宗逸史》的作者，虽然标明为明人齐东野人，但从通篇文字特点来分析，似为近人的托古行为，真实名姓无从考察。

明武宗朱厚照其人并非虚构——他是明孝宗朱祐樞的独生子，两岁被立为太子，十五岁登基——他宠信宦官、佞臣，疏理朝政，一味地淫乐嬉游，荼毒百姓——他在位的十六年，政治极度昏乱，朋党丛生，明争暗斗，互相残杀；朝野上下贿赂公行，贪污成风，弱肉强食，盘剥无度，再加上连年灾害，致使民不聊生，愤怒沸腾——他是历史上有名的昏聩之君。

逸史，即逸事，轶事。“逸事者皆前史所遗，后人所记，求诸异说，为益实多。”（刘知几《史通·杂记》）其实本书是作者根据史传敷衍、连缀，并经艺术加工而成，当属演义之

类。惟书中几次提到《明史》，如第二章中，有“吏部左侍郎焦芳便是一例。《明史》把他写入《阉党列传》之首，不是没有道理”这样的点评之语；第九章中，从刘瑾家宅搜出的金银珠宝，开列了一个详细的单子，这单子的内容，也源自《明史》。另外，包括武宗在内的一些主要人物，如刘瑾、张永、江彬、焦芳、谷大用、朱宸濠、王守仁、刘健、谢迁、梁储、蒋冕等，都有案可查；书中的重大情节，如皇宫内建“豹房”、南巡冶游、选美扰民、张永斗刘瑾、江彬斗张永、宁王谋反、刘六刘七造反等，也都大体有据——沾“史”的味道，以“史”命名，或可为“演义”增加些弦外之音、字外之意！

全书以明武宗朱厚照三十一年的人生历程为总纲，以刘瑾、张永、江彬等几个权臣相继受宠的交替过程为环节，编织出一张从宫廷到地方的官场是非网——充满了“邪”气，涂抹出一副君不君臣不臣穷奢极欲的享乐图——鼓荡着“淫”风。与此同时，并行着刘健等净臣屡遭毁谤和残害，刘增、刘碧不择手段誓死复仇，刘六刘七揭竿而起直逼京城这三条主线，微弱但顽强地发出抗议之声，促成惊天之举，虽败犹荣。

应该特别指出的是，书中多得难以让读者记全名字的“美女”，无论禁宫妃嫔、大家闺秀、小家碧玉，还是江湖女杰、烟花女子、尼姑道姑……都被写成了“淫娃荡妇”，投怀送抱，丑态百出。这倒是“演义”的“长项”，无所顾忌，信马由缰，但在客观上削弱了作品对昏君奸臣的贬斥力度，而且这些“美女”绝大多数缺乏个性，不过是活动的“春官

图”，于文学上绝无意义。这大概也是本书遭到禁毁的原因之一。

(李 孚)

## 目 录

- 第 一 章 娇佳丽偏能惑主  
痴君王病人膏肓 ..... ( 1 )
- 
- 第 二 章 开经筵少主戏臣  
正朝纲群臣逐虎 ..... (18)
- 
- 第 三 章 诛大臣施杀手  
贪色欲罢内官 ..... (32)
- 
- 第 四 章 刺皇上杀手探妹  
荒政事欲筑豹房 ..... (51)
- 
- 第 五 章 封国师淫僧诱帝  
献花灯火烧皇官 ..... (66)
-

第 六 章	图大位王爷举兵 逞英雄武宗坠马 .....	(79)
第 七 章	选勇士豹房云雨 施计谋两虎相争 .....	(95)
第 八 章	求子嗣秃驴奸妃 摆兽阵猛虎伤人 .....	(113)
第 九 章	太监娶亲 昏君祭祖 .....	(130)
第 十 章	游秦淮放荡不羁 逞淫术命归黄泉 .....	(153)
第 十 一 章	诛奸贼千刀万剐 降猛虎新人得宠 .....	(178)
第 十 二 章	选美女皇帝出京 使调包君臣争丽 .....	(197)
第 十 三 章	销魂夜传军情 御亲征失信物 .....	(211)
第 十 四 章	豹房闲姬争宠 阉臣惑乱宫闱 .....	(231)



- 第十五章 张皇后假传生子 ..... (245)  
露经血阴谋揭破
- 
- 第十六章 宦官争权互残杀 ..... (260)  
君王风流罢忠臣
- 
- 第十七章 天坛起事闹春宫 ..... (269)  
义军血洒满京城
- 
- 第十八章 假扮新郎圆房 ..... (285)  
护卫院落被绑
- 
- 第十九章 幸美人县令献车 ..... (295)  
奉仙丹道姑风流
- 
- 第二十章 百官千里寻帝 ..... (307)  
梁蒋计谏武宗
- 
- 第二十一章 跪午门臣婢毙命 ..... (318)  
塞外北游遇女仙
- 
- 第二十二章 宁王造反 ..... (332)  
守仁弃功
- 
- 第二十三章 天子落水荒唐梦终 ..... (344)  
奸官弄险不得全尸
-

## 第一章

### 娇佳丽偏能惑主 痴君王病入膏肓

明朝自太祖朱元璋开国至明武宗继位，金銮殿上已换了十位皇帝。然而，自永乐皇帝以后的继承者均缺乏强烈的个性和军事政治才能。他们越来越受朝内朋党特别是太监的影响，后者的权力与日俱增。外表看来，明王朝声威不减当年，因其简练精悍的管理机构组织得相当有效，所以，尽管中央权力在削弱，整体机构却仍能照常运转，长期不受干扰。

话说明朝第九位皇帝孝宗，身后只有一根独苗朱厚照。明代孝宗以前的三朝所立皇储皆非嫡出，而明武宗却是孝宗嫡生的儿子。说到这个嫡出的儿子，也有一段烦心事。

明孝宗虽无大才大德，却也是个守成的皇帝。他生活上比较检点，只娶了张皇后一人，两个人也算得上是恩爱夫妻，广选嫔妃充实后宫之事，在孝宗一朝没有实行过。

明武宗的母亲张皇后一夜梦见白龙入腹，就把此事告诉了孝宗。孝宗大喜，认为是有子的吉兆。及至生下朱厚照，孝宗见儿子生得粹质比冰玉，神采焕发，举止非常，很是宠爱，两岁就册立为皇太子。可是偏偏有人散布谣言，说皇太子并非张皇后所生，而是周太后宫中的一个叫郑金莲的宫女所生，被张皇后暗中抱去，充为己生。皇家岂容此等谣言传播。孝宗命刑部鞫治散布谣言者。刑部遵旨行事，抓了不少人，其中有一人便是郑金莲的父亲。其他人均被处斩，唯独郑金莲的父亲得免。于是，朝野之中窃议不息。

朱厚照生母究竟是谁？孝宗也搞不清楚。对张皇后产子，孝宗也很疑惑。初婚以及后来很长时间的宠幸，皇后并没有为他生

下一瓜半枣。怀孕之后，便不许他再近身。而与郑宫女的事情，却使他终生难以忘怀。

从成年之后，他一直是非礼勿视，非礼勿闻，宫中没有嫔妃。先帝留下的年老妃嫔，全是与之隔绝的。“不见不欲，其心不乱”，他所能见到的宫眷，只有皇后一人。那日，周太后派郑宫女给皇后这边送来八匹绸缎，婆媳二人商量着做几身新衣迎春。适逢皇后不在，告辞回宫的郑宫女在厅廊上遇见了孝宗。孝宗见这女人有宫中妇女少有的红润，胸部丰满，臀部宽大，突然便如着了魔一般。

郑宫女俯身请安，孝宗伸手把她扶起来，拉住了她肉乎乎的手，凝目睇视，鬼使神差把她带到寝宫。皇后这几日正逢月事，皇上已经几天没有近身，如今怀中抱着一个丰腴无比的女人，孝宗激动不已，难以自制，就做出事来了。

这女子比皇后另有一种滋味，她丰满有力，不似皇后那般娇弱。他尝到了“偷”的滋味，他开始对女人感兴趣。

“难道只此一次，她便怀了身孕？”孝宗百思不得其解。

为平息谣言，不少人做了冤死鬼。孝宗为了维护皇家的名誉，用鲜血浇灭谣传，而在他的心中，皇太子究竟是谁所生，却成了一个谜，心中系着疙瘩。想去问张皇后，觉得不妥，又欲问郑金莲，更觉荒唐，心中好不苦恼。直到他身边的两个美人笑着逗他说：“陛下真是解糊涂扣儿，越解越糊涂。管他是张氏所生，还是郑氏所生，不都是陛下的儿子。”

孝宗坐在床边，咧嘴一声笑出声来：“朕，荒唐，荒唐。”口中虽然如此之说，心中对张皇后的不满、猜疑却并没有消除。

孝宗史称“中兴之令主”，登基之后，社会经济有较大发展，政治形势也相对稳定。一生只要张皇后一人，虽暗地里也有偷鸡摸狗的事情，却也算得上是生活上严有节制的。可是到了三十多岁之后，孝宗暗中也喜欢上了漂亮的女人，如久蓄的河流，一旦打开闸门，便一发不可收拾。孝宗的这种变化，被太监张福看到眼里，暗中报告了主子宁王朱宸濠。朱宸濠忍疼割爱把身边的两

个美人云儿和彩儿偷偷送给孝宗。这云儿和彩儿均年不过二十，巧于词令，能歌善舞，且颇具媚态：

或歌或舞或娇啼，  
翠眉不举花颜低。  
忽然一笑千万态，  
见者十人八九迷。

孝宗一见此二人，便不忍丢手，日日与二美在寝宫中行乐。孝宗正当中年，精力旺盛，此二女又经专门调教，对男女之事早已熟识，且各有异术，弄得孝宗日醉夜迷。张皇后对孝宗迷恋二美，心中生妒却也无计可施，屡屡劝说孝宗，只是不听，弄得夫妻反目。张皇后眼不见，心不烦，心灰意懒，自居中宫，对皇上的事不闻不问。孝宗也乐得自由，纵情欢愉，少些约束。他对二美说：“朕活了半辈子，方解神仙的快乐。”孝宗这一放纵，便如脱缰的野马，再难收拾，眼见得未老先衰，还不肯罢手。

朱宸濠怎会舍得把如此佳丽拱手送给孝宗？这其中自然有些道理。那朱宸濠本是太祖第十七子朱权的玄孙，承袭祖上的封号，亦为宁王，居于南昌。明朝孝宗以前的三朝，皇储皆非嫡出，也有宗室子孙继承皇位的，朱宸濠当然也有承继大位的希望。可偏偏孝宗半路上生了个儿子，杜绝了这份希望。朱宸濠岂能不恨。恰值明宫中的内线——宦官张福送出口信，那孝宗身子虚弱，却露出贪爱女色的真相，小太子也均属好色之徒。朱宸濠便动了心思，把身边的美人送给了皇上。

这两个美人均是被开导过的，朱宸濠为了谋篡皇位，忍疼割爱，又找来西域精通淫术的方士日夜与二美鬼混，授以房中之术和淫药。孝宗皇帝见了云儿、彩儿，碍于张皇后的面子，不好收她们为妃，就把她们留在身边做女婢。孝宗正当壮年，整日与年青貌美的女子在一起，哪有不出事的。这两个女子都是被调教出来的，手段非同一般。孝宗偷尝了禁果之后，那滋味使他心醉神

迷，弄得身子骨很快虚弱下来。云儿给他服了春药，又使他顿觉精神焕发，日夜与二美在床第之间嬉戏，眼见得淘光了身子，不知不觉之间，病倒床榻，难以支撑。

皇帝病倒，太子入内侍疾。太子年方十四，丰神秀朗，透着一股机灵。他不爱读书，专好骑马射箭，偷香窃玉。孝宗与张皇后对这个独苗苗百般呵护。大臣们见太子荒于学业，便禀报皇上，孝宗便数次亲临翰林春坊查其学业。太子每次都很懂礼节，率春坊官僚迎入送出，显得规规矩矩。皇上有时考他一些问题，也能草草应对，混淆过去。太子靠着自己的小聪明，把孝宗哄骗得过，全然不知他底下都干些什么。

孝宗为照顾儿子的起居生活，特派太监刘瑾随侍皇儿身边。刘瑾对太子的胡作非为，不仅不报，反而纵容他玩乐戏耍，成了他的保护伞。每次孝宗赴翰林春坊，早有刘瑾安排的小太监来报消息。一日，太子在春坊把太监当马骑，令刘瑾在一边把书章撒往空中，自己骑“马”挥舞树枝当剑，乱砍乱刺空中飘落的纸片。正玩得高兴，皇上驾到，太子慌乱之中来不及伪装。孝宗进了春坊，见碎纸遍地，笔砚歪躺，太子尚骑在“马”上，旁有刘瑾随侍，不禁心中大怒，吆喝来人，痛打太子二十大板。那望哨的小太监去解手，回来时正见皇上发怒，一看不好，急趋中宫，告知张皇后。

太子跪在地上求饶，孝宗硬着心肠不理他。刘瑾求情，孝宗喝道：“大胆奴才，太子如此行径，你还替他辩解，一并拿下，痛打二十。”

孝宗正发怒，见张皇后风辇来到。张皇后下辇请安。太子一见母亲来了，扑入张皇后怀中哭泣告饶。张皇后见儿子哭成了泪人，心中疼痛，对孝宗说：“念其初犯，就饶他这一次吧。”

“你问他，这，是第一次吗？”

“儿皇以后再也不敢胡闹，请父皇宽恕儿臣。”

“你是一国之储君，如此荒唐，怎堪承继大统？”

“皇儿年少，来日方长，慢慢调教不迟。”张皇后不满地说。

孝宗见张皇后一味地护着太子，也不好闹得太僵，命太子日交习作一篇以为惩罚，起身回宫。皇上走后，张皇后又替儿子理妆抹泪，劝他用心学习经史子集，不要过分贪玩。太子点头应允。

事后，太子把那望哨的小太监找来，吓得那小太监跪在地上告饶。太子踢了他一脚道：“看在你叫来母后的份上，此次饶了你，如有下次，定把你乱棍打死！”

太子依然如旧，皇上与皇后的劝说训斥早已成了耳旁之风，流过去，再无踪影。太子虽不好学，却喜欢新鲜事，什么事都要问个明白。他身边的小太监都是些阉人，他就缠着刘瑾问阉人是怎么回事，还要太监脱了裤子给他看。

“有什么好看的，都是些废人。不似太子长大了，还要娶三宫六院七十二妃。”刘瑾说。

“那为什么要把你们阉了呢？”太子问道。

“后宫是皇后及嫔妃的住地，阉了防止出丑的。”

“什么事叫丑事？”

“男妇媾合。”

“这个我知道，就是男女交配，生孩子是吗？”

“是了。”

太子自小对性便有了了解，稍大之后，便欲一试。一次他去母后宫中玩耍，与婢女抢吃的，动作鲁莽了一些，以至触及软软的一块肌肉。那婢女脸色顿时潮红，太子更有一种特异的感受。自分府之后，宫中已不多见女人，身边尽是些太监，他便想到刘瑾告诉他男女媾合之事。

虽然只是浅浅一尝，但滋味无穷。太子见母后不在旁边，大着胆上前搂抱着那婢女，却不知如何下手，只是浑身乱摸。那婢女欲就欲离，太子只是不撒手，直到刘瑾慌慌地跑过来低声说：“皇后出来了。”他才撒手。

事后，刘瑾嘲笑他是只不会打鸣的小公鸡。太子不但不恼，又缠着刘瑾问那男女之事如何行法？刘瑾就给他找来一本图画，

教他自己看。

太子聪明机灵，虽不用功，记忆却好，学过的东西过目不忘，那些进进出出的讲官均能一一叫上名字来，多日不忘，私下里给他们都起了不少绰号，有“李歪嘴”、“大夜壶”“小耗子”等等。表面上，太子对他们甚是尊敬，有人某天没来，太子必顾左右问道：“某先生今日安在？”心中却暗叫其绰号，甚是痛快。

讲官退出，太子张拱致敬，做出揖送状。待讲官走了，太子转身便跳上桌面，呼其绰号，扮其模样，惟妙惟肖。

孝宗身体越来越弱，一病不起。太子入内侍疾，见父皇昏昏地睡在床上，自己无事可做，便在屋内走来走去，象被锁在笼中的猴儿，一刻也安静不下来。及至看到了云儿和彩儿，他才静静地坐在床边，拿眼向她们膘来膘去。云儿、彩儿是何等人物，见太子丰神秀朗，早生爱慕，又见他一双眼睛只是绕着她们转，就看透了他的心思。云儿飘飘地走到床前，斜眼看了一下太子，伸出嫩葱似的秀手，在皇帝额头上探试，又把如花似玉的一张脸贴上去，似旁若无人。太子坐在床前，看着她的媚态，心思萌动，伸出脚去，故意踩住她的裙边。云儿朝他一笑，并不羞恼。太子顿时大起胆子，弯下身来，把手伸进她的裙子里攥了一下那双小脚。

太子摸了云儿的脚，云儿脸上飞红，低眉垂首，眼含秋波，羞答答地把脚抽回去。彩儿站在一旁窃笑不语。太子起身走出寝宫，站在门口，频频以目示意，云儿佯装不睬。太子又走进来，靠着云儿，从背后把头从侧面探向前去，轻轻地咬住她的耳垂。彩儿走上前来，轻声说道：“陛下病重，太子如此嬉戏，有失礼仪。”

“龙凤之戏，正是呈祥，祈祥免灾，何为不礼？”太子侧过头去对彩儿说，见她肌肤如凝脂，暗透桃花色，顺口说了一句：“姐姐多照待些，我与她少去一会儿，罢了，再来换你！”

“小小年纪，岂有啻大本事。”彩儿挑逗说。

“姐姐如若不信，待会儿便可领教。”太子拉着云儿走出寝

室，直入偏殿。

云儿佯做娇羞之态，遮遮掩掩。太子替她宽衣解带，心中想着那本画册上的招术，急急欲试。这不穿衣服的美人比那穿衣服的又美三分，太子熟练地把她放倒在地上。云儿本欲做出些没见过世面的少女状，可到了这种地步已按捺不住……那太子毕竟年少，不能持久，不一会儿，云儿头倚于侧，两手贴伏，其软如绵。太子头项倚于云儿颈侧，浑身贴伏，亦软如绵，闭上双眼，感觉到那已丢之后，香魂欲去，好梦将来的滋味。

云儿笑着推了他一把，说道：“我腿也麻了。”太子睁开眼，见她双足尚在肩上，便轻轻放下来。云儿用帕子随便擦了擦，急忙穿好衣服，整理鬓妆，问道：“如何还不起身穿衣？”太子说：“等彩儿再来。”云儿知道太子还嫌不满足，就拿些话来故意挑逗他，还教太子几招采战术……然后云儿退出去。一会儿彩儿就进来了，递给太子一个玉环。太子接过细细端详，见上面刻着双龙，龙的舌头相互盘绕，形成一个凸起的螺旋，龙屋处还有一个小孔，不知做何用途。彩儿只是笑，却不说话，为他悬上玉环，用白绸带缠腿束腰。这绸带与玉环均是用过春药的，太子用上了此种工具，果然不同以前，直到彩儿呼出声来，方才罢手。

自此，太子常常留在皇帝寝宫中过夜，在皇帝昏昏欲毙的另一个房间里，与二美轮流行乐。云儿、彩儿又把那许多方法教给他，太子耽迷于此，哪还管父亲的死活。

张皇后知道皇帝病重之后，心中有气，本来不想去看望他，那夫妻一场的情分却总也扯不断，弄得茶饭不思。那天，皇后终于来到皇帝的寝宫。一进门，只见两个荡妇，一个坐在皇帝一侧，半扶着孝宗，一个端着药碗，半跪在孝宗面前，几乎是脸贴脸的给他喂药，孝宗的手尚在另一个荡妇怀中。皇后见状，怒火中烧，转身出了寝宫。

一个多月以后，张皇后又一次来到皇上的寝宫，只见入寝宫侍疾的皇儿形销骨立，形容憔悴，心中很是悲伤。她还以为太子为了侍候父皇劳累过度以至于此。她把太子拉入怀中，抚摸着他



的头说：“我儿真乃孝子，还是回东宫将养一阵再来侍候。你父皇之病已不是立刻能愈的，皇儿不要过分伤悲才是。”

太子也觉得近日似有些难以支撑，便点头允诺，由刘瑾接回东宫。

张皇后看着昏睡的皇帝，又向太医询问皇帝的病情。

太医支支唔唔地说：“皇上只是劳累过度，将养一些日子便会痊愈。”

张皇后看着站在一旁的二美说道：“这劳累过度怎么讲？皇上近日不理朝政，为何病情不见好转？”

“这个——久劳伤身，也不是即刻就好的了的。娘娘放心，皇上他并无大碍。”

“何人在朕耳边说个不休？”皇上睁开眼睛，看到了张皇后，又把眼睛闭上。张皇后看着皇帝憔悴的模样，见他如此对待自己，心中又是疼又是恨，长叹一声，眼中含着泪水走出去。她本欲再次劝皇上节欲，可见他这付模样，心知劝也无用，空添烦恼，只好退出。临行之前狠狠地瞪了那二美一眼，那两个荡妇却偷偷笑了，皇后在寝宫又不好发怒，又不愿惹得人人皆知这种事情，只好强压怒火，苦水咽进肚里。

太监张福见孝宗父子果然中计，心中暗自欢喜，便把消息送给宁王爷。这张福原来本是宁王爷府中的一名家奴，识文断字，聪敏机灵，很得王爷的赏识。他十八岁上，王爷为他娶回一个如花似玉的媳妇，结婚八年为他生下二子一女。那是女儿刚生下来不久的一天夜晚，王爷把他唤入内室，赐以酒宴。

“你尚在青年，便儿女两全，咱们干上一杯。”王爷说。

“小人入府十多年，多亏老爷善待，没有一丝功劳，怎堪承如此大礼。”张福急忙站起来说，心中很是感激。

“你可曾想为我建功立业？”

“如能报主上之恩，小人万死不辞。”

“好！先来干了这一杯。”

烛光下，二人碰杯，一饮而尽。宁王阴沉下脸来，半晌说